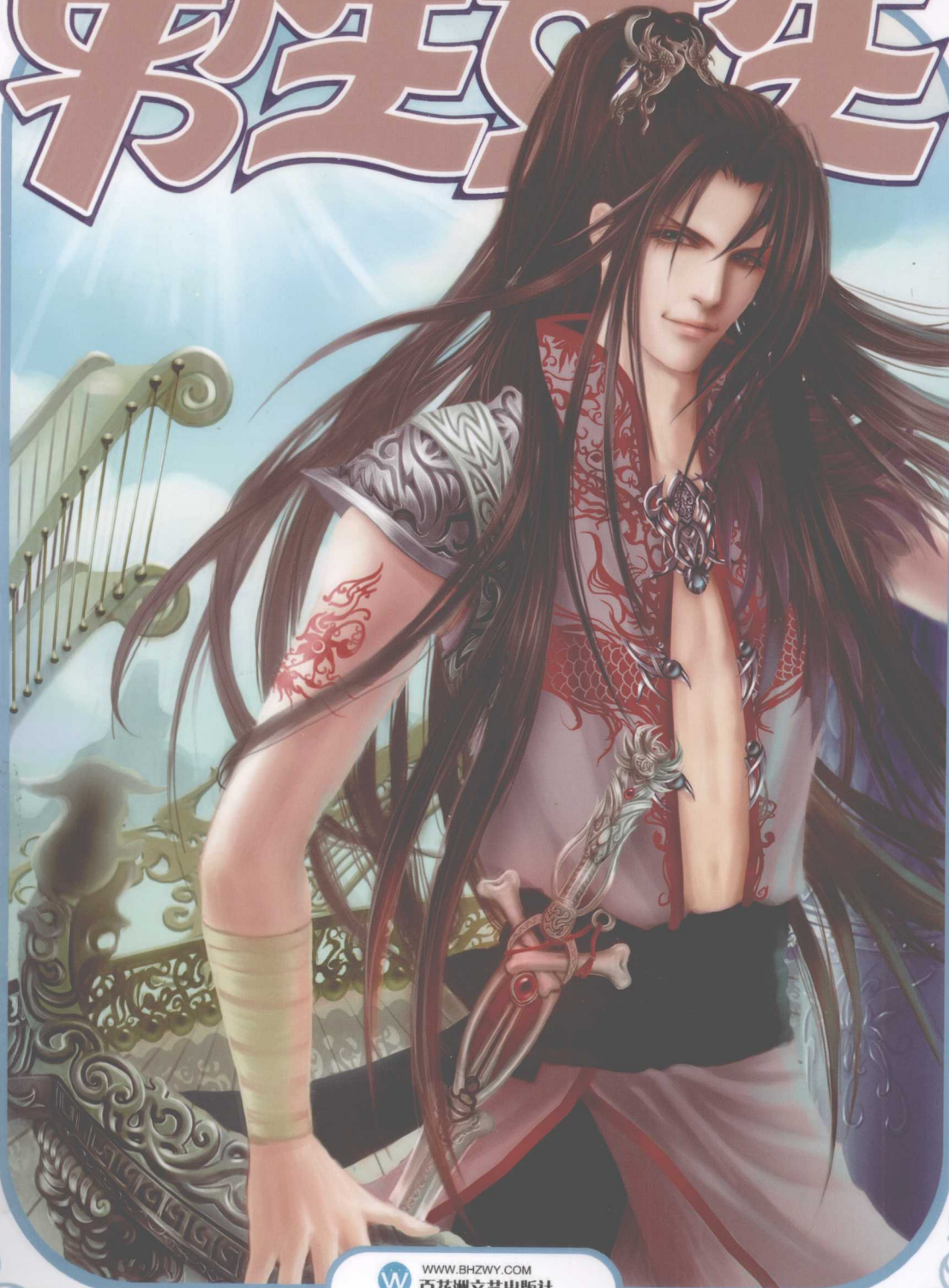


月末版 泛幻想 灵异 言情 青春 阅读志

士十八等著 封日

男生女生



WWW.BHZWY.CO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射日 / 土十八等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10

(男生女生)

ISBN 978-7-80742-327-0

I. 射… II. 土…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1283号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
电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名	射日 (男生女生)
作者	土十八等
出版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吴山芳
特约编辑	梁玉玲
封面绘制	Breeze果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5mm × 1020mm 1/16
印张	12
字数	280千字
版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2.00元
书号	ISBN 978-7-80742-327-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18901035995

身白

Contents ● 目录

002	淋漓中篇
024	淋漓中篇
038	淋漓中篇
052	淋漓中篇
074	月光岩
076	生花系列
088	生花系列
102	淋漓中篇
112	异画舫
118	生花系列
137	肉肉门
138	淋漓中篇
160	行云连载
190	米糕美

土十八
花布
阁蔓舫
沐容嫣
蔡芹芹
布小爆
李静玮
王小泉
十三儿
彭柳蓉

身



文／土十八 图／Breeze果／桀桀

楔子

雪一直在下，搓棉扯絮，漫山遍野堆银砌玉，封冻了极北蓬山，整个世界白得晃眼。弯月谷里，三间被雪埋住半截儿的木屋上飘着袅袅炊烟，给沉寂的山谷添了几分生机。木屋中，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裹着张脏兮兮的羊皮坐在火炉前，羊皮被火一烤散发出阵阵羊臊味儿，混着火上陶罐里飘出的奶茶香气，形成了一种牧羊人家独有的膻哄哄的味道。

厚重的毡帘一挑，闪进一人，一股冷风乘机钻了进来，在屋中打了个旋儿，年轻人激灵灵打个冷战。来人跺掉毡靴上的雪，甩去牧羊斗篷，露出一张年轻的脸，银发胜雪。天寒地冻，这人身上却只罩了件火色单薄衣裳。这是件火浣衣，传说是用地心火沼中的火鼠毛织成，不畏焰火，脏了用明火一烧就干干净净，因此得名火浣衣，是御寒的极品，万金难求。这个牧羊人却随随便便地穿在身上，样式也不甚讲究。

“有劳了。”年轻人欠身从陶罐里舀了一碗热腾腾的奶茶捧给牧人，他双腿冻坏后就只能一直这样坐着。牧人盘膝在火前坐下来，将一捆东西放在脚边，顺手接过奶茶道：“在雪下寻了些草药，对你的冻伤或许有用，要想医好你的腿，得千年冰川下的肉芝，可遇而不可求啊！”牧人将奶茶一饮而尽，继续道：“来年春天开了山，可以进山，千年冰川底下倒是有不少好的草药。”

“莫非这里还不是蓬山？”残腿的年轻人愕然道。

“这儿只能算是蓬山脚，那时候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弱水，渡过了弱水才是蓬山地界，而真正的蓬山早已逸去，现在只剩下千年冰川了。”牧人怅然道，熊熊的炉火在他的瞳孔里跳动，像是燃起了千年的记忆。看上去牧人还很年轻，但他的须发却如银胜雪，眼神里藏着岁月留下的沧桑。他到底是什么人？多大年纪？这个问题在年轻人心里憋了很久了。

“救命大恩，尚不知恩人高姓大名，在下也好时刻记在心里，待来日报答。”年轻人拱一拱手。

“山里人哪有什么名字，早都忘记了。我倒是问

你，这冰雪寒天你孤身到这极北之地做甚？我看你体格羸弱，也不像是经得苦的人。”牧人道。

听牧人如此问，年轻人心中酸楚，险些落下泪来，叹息道：“实不相瞒，在下姓龙，单名一个旻。”年轻人停了一下偷看牧人的反应，但牧人脸色平静如水，正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在乱世神州，无人不知“龙旻”是谁，但牧人与世隔绝，显然不知乱世故事。龙旻继续道：“因家遭变故，龙某孤身浪迹，以说书为生，此次随商队进蓬山挖不死药，不想遇暴雪与商队走散了。”龙旻八岁浪迹天涯，隐姓埋名苟活于世，这是他第一次向人袒露真名实姓，十年来他以说书为生，但实在不比乞丐强多少。最近因风声吃紧，他就随一支商队来到这极北之地挖不死药，远离乱世。

“还有人相信蓬山有不死药？”牧人无声地叹了口气道。

“世人都相信蓬山有仙人，仙人有不死之药，可长生不老。”龙旻道。

“蓬山倒是有，仙人却是唬人的，我曾以为这一山的草木会万古长青，可如今却被冰封在冰川之下，眼睁睁看着冰川越来越高，世人的痴心却无半点长进。”牧人虽只是无心一说，但听在龙旻耳里却惊心动魄，这冰川已然有千万年之久，但在牧人说来却如弹指之间，这牧人若不是仙人却是什么？

龙旻正愕然，牧人又笑道：“你既是个说书的，暂且在这里安心养伤，也多给阿水说说外面的故事。”牧人带着一个叫阿水的小女孩在弯月谷里生活，与世隔绝，龙旻的到来给阿水平添了不少乐趣。

熠熠的炉火在龙旻的眼睛中跃动不息，虽说他年纪不大，但眼神中还是隐着些许岁月痕迹，眉宇间天生的骄傲让任何人也不敢小觑，即使在摇动牙板说故事的时候。龙旻从腰间摸出两片半月形的银质牙板，夹在指间，轻轻敲击，发出悦耳的声音。

声音惊动了里屋的一个姑娘，探出半个脸，睁着乌溜溜的眼珠，道：“龙兄弟又要说故事了？等我一下。”说完消失在门后，俄而，抱出一个比她还大的草药簸箕，坐在牧人身旁，麻利地摘出草药里的杂草顺手扔到火里，木屋里顿时飘散着药草的香气。然后阿

水说道：“好了，现在可以开始了。”

龙旻有了听众，手腕频摇，牙板击打出一串动听节奏，时而悠缓苍凉，如金钟幽吟，时而轻盈明快，似马蹄磕冰。今天说的正是羿王射日的故事，说书人口齿伶俐，今天又越发地卖力，把个英雄神武的羿王说得活灵活现，说到与姮娥之处更是动情。

阿水听得泪水涟涟，却突然打断龙旻道：“龙兄弟瞎编，这个故事我听过，不是你说的这样，是吧师傅？”小女孩十三四岁光景，很喜欢龙旻给她说外面的故事，但今天她对羿王射日的故事好像颇有异议。

“阿水！”牧人嗔斥阿水无礼，小姑娘哼一声，嘟起小嘴儿端着大簸箕一扭一扭地回到里间屋。

龙旻讨了个没趣儿，也不生气，实在是不喜欢姑娘叫他“龙兄弟”，问牧人：“阿水这是怎么了？”

牧人笑道：“我给她讲过一个相似的故事，她就以为你编假故事骗她！小孩子嘛！”龙旻以说书为生，走到哪里都不忘搜集故事，况且对这个救了他命的牧人心存好奇。这个牧人不过三十岁，却有一头雪白的头发，这在神州很是少见，言语之间又颇有仙人神色。传说蓬山有仙人，多白兽，这牧人也许就是仙人？此时听牧人说有故事，自然不肯放过，道：“龙旻孤陋寡闻，能否借尊口让我长长见识？”

牧人一笑，看了看龙旻，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像一位故人，但说起话来咬文嚼字有些不适。他摸了摸腰间的一柄骨刀，道：“太久以前的事了。”便陷入千年的记忆之中。龙旻给炉中添了些木柴，眼睛落在骨刀上，骨质细密如玉，不知是什么骨磨制而成。

良久，炉中啪地爆出一颗火星，将牧人的思绪唤回来，道：“外面封山了，反正没事，就说说解闷儿吧。”

小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又悄悄地端着草药簸箕溜进来，蹑手蹑脚地在炉前坐下……

一

太古伊始，神州的极北便有了这座蓬山，蓬山下是三千里的弱水，我从小就在弱水边长着，隔着弱水远远地能看到蓬山顶上的云霞。那时蓬山一片葱郁，不像现在这样冰天雪地。

小的时候经常有人想渡弱水去蓬山。人们都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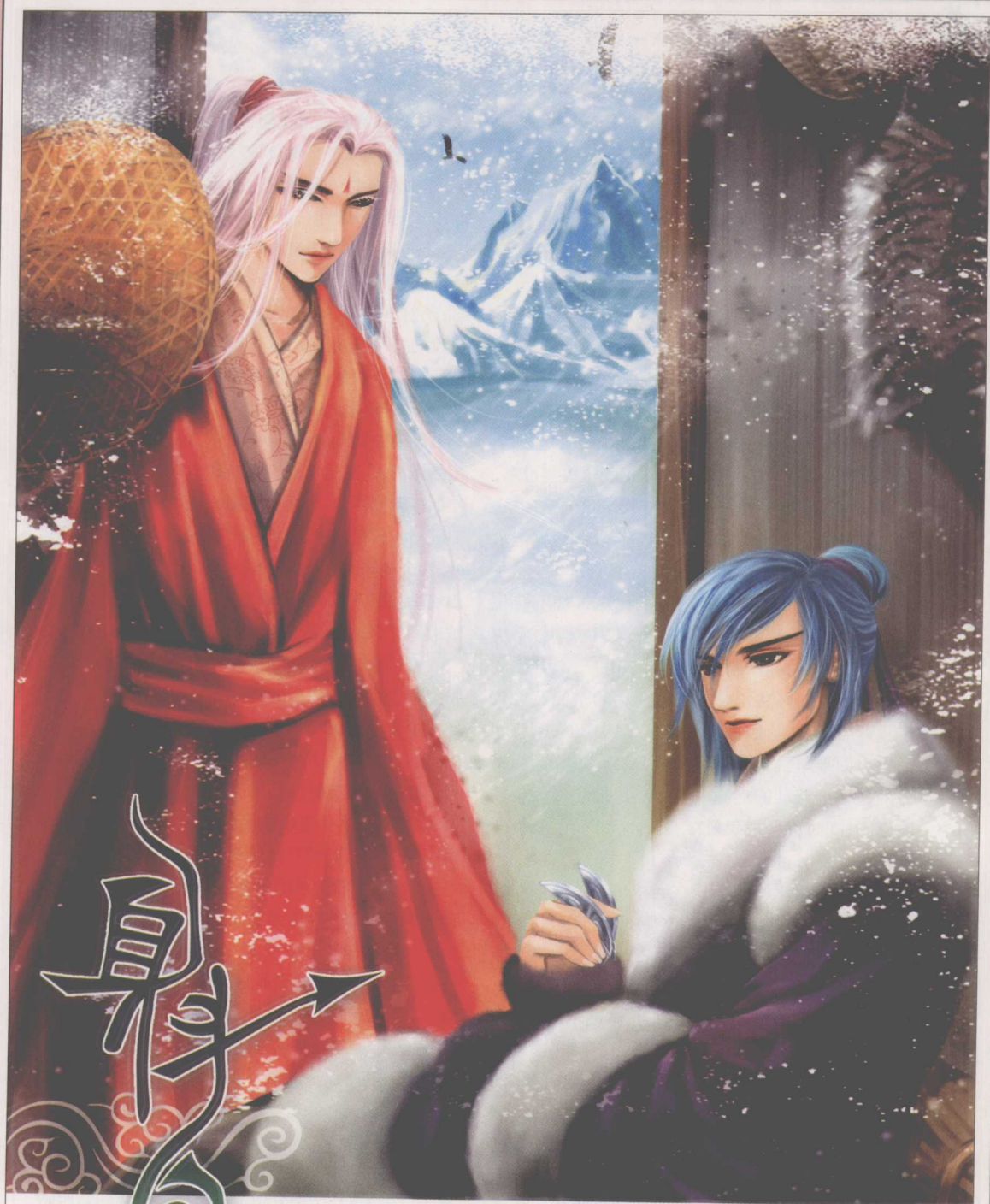
信山里住着神仙，神仙有不死药。可是蓬山却是禁地，若没有蓬山的神使引路，无人能寻到渡弱水的路。神使是从蓬山上下来的，据说他们也曾是人，因为吃了不死药得以长生不老。据神使说蓬山上有神仙，也有人，这些有缘人在神仙的庇护下，住着黄金造的宫殿，吃的是想都想不到的珍馐美味，有种吃一颗可以三个月不饥的肉孜。对于神使的话人们深信不疑。

蓬山是人做梦都想去的地方，但有三千里的弱水阻隔。弱水水力极弱，“鹅毛浮不起，芦花淀底沉”，载不起舟船，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多少人的修仙梦想被无情地阻隔在弱水之滨。我的师傅就是这样一个人。

师傅年轻时追随着羿部落里的一个风伯。风伯是蓬山来的神使，大部落都要请神使担当风伯或雨师，给族人治病占卜、祈雨祈风，保护部落风调雨顺。风伯每年还要回一次蓬山，这时就会带一些有缘人跟他去蓬山过神仙般的日子。而我的师傅希望风伯回蓬山时能带上他。

但师傅的那个部落出了件意外的事，部落里死了许多人，那个倒霉的风伯也受了伤没能回到蓬山，而是死在弱水之滨。咽气前只有师傅一人追随在身边，风伯便将一套“吐纳导引术”传给师傅，但告诫终生不得上蓬山。风伯死后，师傅一心想渡弱水，穷其一生终于寻到一条秘路，但他年事已高，终究没能渡过弱水，抱憾离世。

这条秘路还要从导引吐纳之术说起。那个风伯原来也是人，登蓬山后跟神仙学会了诸多本事，而经脉导引之术便是其中之一。师傅本想通过吐纳导引修成神仙，却无意间从中变通出“五行诀”，可以在水下闭气多日。师傅在弱水之下发现水底山脉纵横，峰岭迂回，谷深崖险，走在水底犹如走在水下的险峰



射

之巔，况且弱水毫无浮力，所以异常凶险。但师傅发现有些山脊接近水面，甚至露出水面形成小的沙渚。其中有条水下山脊几乎探出水面，沿这条山脊涉水而行，便可渡过弱水。弱水中应该还有其他的路，但只有神使才知道，师傅发现的这条秘路虽然难行，而且有几段还要在水下潜行，但终究是条可通蓬山的险路。

师傅过世不久，我顺着这条秘路深入弱水。弱水底一派死寂，因为水力弱，水中没有飘浮物，在水下能看出很远。我闭住气走在水底山脊上，像置身于缥缈的崇山峻岭之间，山峰陡峭，若是滑到谷底，同样会粉身碎骨。我正在水下潜行，突然左边似乎有个黑影移动，细看时有一个庞然大物正朝这边爬过来，身体有数丈高，嘴巴里伸出两只五尺多长的鳌牙，一张一合，沿着一个山坡爬过来，四条粗壮的短腿把水下的石块踩得粉碎，搅得水底暗潮涌动。

我知道蓬山生长着百丈高的树木，却不曾想到连野兽都这么硕大，不及多想，双手拨水，手脚并用，拼命奔向一个露出水面的小山丘，离开水底或许有脱身的办法。此时巨兽搅动的暗涌已经到了我背后，借着这股推力我迅速爬到丘上，刚将头露出水面喘口气，却又有一支利箭指着我的脸，持弓的是一个精壮的疤脸汉子，乌黑的角弓绷得吱吱直响，随时都会把我射穿。疤脸汉子身后还有一群人。

这个露出水面的山丘在弱水中形成了一个沙渚，再看沙渚上这些人，衣着各异，中间是一个瘦削精练的老者，手持桑木神杖，看装扮，是个回蓬山复命的神使。神使每年要回蓬山一次，每次都会带上一批有缘人去蓬山，看情形这正是由神使带回蓬山的一批幸运的人。

我被利箭指着，下半身还在水中，而此时水面开始上升，我示意水下有巨兽，但为时已晚，只见水花一翻，水面忽地升起一座“小山”，那巨兽从水底爬了上来，扑奔沙渚，转眼到了我身后，一股腥臭扑面而来，两只鳌牙一合，钳住我的两肋。疼得我眼前发黑，强忍剧痛，运起“金刚诀”抵住，身体顿时坚若岩石，利牙暂时奈何不了我，但我也动弹不得，鳌牙一伸一缩眼看就要将

我吞入口中。

疤脸汉到底见过世面，最先反应过来，羽箭射出，无奈兽皮又厚又硬，利箭只在它脸上留下一个白点。与此同时，一道青影闪过，人群后窜出一个青衣人，闪电般冲到近前，手中擎一把骨刀，刀随人至，空中弧光闪动，一刀正劈在左侧鳌牙之上，碗口粗的鳌牙被劈成两段。趁此机会，疤脸汉的第二支箭已射至，正射进巨兽口中。巨兽疼得一声吼叫，青衣人抓住我的腰带将我巨口边抢了出来。此时我才注意到他竟是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少年。

巨兽吃痛发狂，张口又扑，少年反手一刀刺出，刺破硬似金刚的兽皮，直至没柄。这一刀刺在巨兽嘴边的嫩肉上，正是痛处，巨兽嘶叫一声，将头狂甩。少年抓住刀柄不放，一手却还抓在我的腰带之上，我们一同被巨兽甩起来，像是狂风中枝头飘零的两片树叶。少年不敢放手，沙渚本就是探出水面的一个水下山峰，两边皆是万丈深渊，若是一放手，两人不知会被甩到什么地方，若是沉到水底深谷中，哪还有命？

腰带被少年抓着，我一只手搂在少年腰间，此时腾出左手抵住少年后背，然后将一股“长春诀”内息导入少年体内，催动他的木脉。我也不知这样是否管用，但情急之下，只想借助“长春诀”增加少年的力量。此时少年正被巨兽重重摔下，未等再起，“长春诀”在少年体内生发一股巨力，传至骨刀。少年手腕一翻，那把骨刀如切瓜一般在巨兽皮肉里划开一道口子，一股青色的体液喷涌而出，染绿了弱水。我与少年双双摔在沙渚上，巨兽疼得两足人立而起，却还只是刚刚露出头来，此时已全身扑上沙渚，整个身体比沙渚还大，搅得水面上升，将整个沙渚几乎淹没了。巨兽愤起，小山一般压了下来，少年抱着我一滚，样子虽然狼狈，却躲过这一扑。巨兽身体砸得泥沙四溅，有两个汉子躲避不及被带起的水浪冲到深水处，沉进深谷，转眼就不见了踪影。疤脸汉看样子久经战阵，嘶哑着嗓子大叫：“射双目。”同时射出一支羽箭，一尺半长的羽箭直钻进钢犀如铜盆一样的巨目中。随后另几支羽箭也射瞎了巨兽的又一只眼睛。巨兽嘶吼一声，整个身体跃在半空中，却失去了准头，一头扎进深水处，沉入水底，搅起了一个巨大的旋涡。

水面恢复平静后，一群人已然浑身是泥水，狼狈不堪。疤脸汉子道：“幸好是只钢犀幼仔！”又狠狠吐口唾沫，将乌油油的角弓背在身后开始清点人数，经此一劫，损失了两个人，那两个沉在水底怕是再也无生还的可能了，剩下的人都很沮丧，还没到蓬山就先送了性命。救我的青衣少年，年纪与我相仿，此时正洗去骨刀上的血迹，将刀插在腰间。神使一直被众人护着，没什么危险，只是宽大的袍子被水湿透，贴在身上显得有些狼狈。

我死里逃生，同时还暗自庆幸，或许神使会将我一同带上蓬山，也省去我自己寻路。后来我知道神使是羿部落的风伯，叫姜无崖，他是个和蔼的老者，听了我的请求，想了一会儿道：“既然相遇，便是定数，我就带上你，最后能不能到蓬山也要看你自己的造化。”我忙拜谢，其余人也都向我祝贺，唯有疤哥愤然，他把失去两个兄弟的账记在了我的头上。

有风伯引路，又走了两天，大家平安渡过弱水，进入密林。隔弱水相望时就已然看出树木参天，此时置身其中那树木越发高得吓人，而且越往前走草木越高，到最后我们简直如同草丛里的蚂蚁一样渺小。一行人一字排开，疤哥与青衣少年在前头，用刀砍开如小树一样的杂草，劈出一条路来。渐渐地，光线完全被数十丈之高的巨树挡住，密不透光，黑漆漆一片。疤哥走在最前，突然吼起歌来，众人循着歌声一个跟着一个，心情顿时爽快了许多。

越往深处走，雾气越浓，后面

的人只能跟定前面的人往前走，我暗自庆幸，若不是碰到这队人，我即便过了弱水也走不过这片密林。我紧跟在青衣少年身后，少年名叫异人，身手敏捷，但是很少说话，几次想与他搭讪，都被他冷冷眼神挡了回来。看得出来，他也反对我跟着这队人，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衣服都被雾水打湿了，但是即将登上仙山，所以并不感觉到累，更多的人唱起歌来。走了不知多久，渐渐亮起来，树木越来越稀疏，但每一株都高逾百丈。我发觉我们一路都是在往上走，此时应该登上山腰了。

正走着，突然前面传来欢呼之声，原来已走出密林，眼前豁然开朗。站在半山腰上，回头望去，密林已经在脚下，百丈高的巨木隐在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雾海中。雾气被太阳一晃，光怪陆离，好似梦境。远望，山峦层层叠叠，绵延无尽，淹没在氤氲的雾海中，很像北海中时隐时现的岛屿，还像无数只露出背壳的大海龟。天蓝得令人目眩，干干净净。众人都没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疤脸汉忍不住扯开破锣似的嗓子吼起歌来，歌声既绝望又高亢。伏在山谷雾海中捕猎的龙伯巨人被歌声惊扰，直起身来，群峰只到巨人腰际，下半身仍藏在云雾中，巨人低头俯视着这队贸然闯入的人。

我们都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巨人，以前只听说龙伯巨人比山还高，却不想在此遇到。众人又惊又怕，疤脸汉子射出一支响箭，羽箭挟着尖利哨音直奔巨人，无奈巨人太高，中途箭势已尽坠落雾海之中。其实我们与巨人尚隔两座山峰，只因巨人太大，才错以为近在咫尺。胆小的龙伯巨人却被箭哨吓了一跳，甩开长长的腿跨过山峦，蹚过雾海逃到群山深处，搅动起雾气，隐约看见被巨人蹚倒的树木，其实每一株都在百丈以上，只是和巨人相比就成了茅草。

歇息了一会儿，众人继续往上走了一程后，风伯安排众人一块平整的空地上休息，这里的视野更加开阔，雾浪滚滚，像一片浩渺无垠的大海，雾海中伸出一根建木，伫立在雾海之中，直插入天际，树干笔直，树冠完全笼在一朵云雾中，像是朵巨大的白色蘑菇。

众人歇息，风伯从怀中取出手臂粗的一支信

香，燃起后，袅袅地升起一缕五彩的烟气，愈来愈浓，绵绵缕缕直升上天空，风伯又念动咒语，桑木杖在虚空之中划出奇异的轨迹，杖端立刻凭空吹出一缕劲风，携着那绵绵不绝的五彩信香在空中划过，没入半空中那朵白云之中，仿佛在空中架起一座五彩的仙桥。

众人正啧啧称奇，各自揣测这虹桥渡不渡得人，突然眼尖的人看到天际出现三个黑点，是从建木之巅的云雾中钻出来的，渐渐地向这边飞来。起初以为是三只青色大鸟，近了瞧清楚，原来是三艘巨大的鸟形舟船——在天上飞的船。船舷两边各伸出四张扇子般的大桨，里面有人划动，扇桨上下扇动，俨然鸟翅一般，开动飞舟。

瞬间，飞舟已至头顶，扇桨停止扇动，稳稳地停在半空，扇桨不动，看来此舟可以自己浮在空中，扇桨只是助其飞行。过不多时，舟上垂下一条藤梯，风伯安排众人分别登上三艘飞舟。船舱中甚是宽敞，正中央突兀地嵌着一块黑油油的大石头，舷两边各有四名桨手操纵扇桨，动作显然经过训练，错落有序，控制飞舟在空中转弯、前进，甚是灵活。不知不觉间便已升入高空，往外望去，下面一片云海翻腾，烟波浩渺，隐隐约约有一个半月形的山谷，纵横总有数百里吧。

飞舟开动，向建木之巅那朵白云疾驰，临近那团白云时雾气极重，不知不觉间已置身其中。浓重的雾水被桨手搅动翻涌，向后滚去，似藏着无数猛兽一般。我正担心会撞在建木的巨大枝桠之上，突然眼间一亮，飞舟冲出云雾。原来那只是层浓密的云带，里面别有洞天。

我本以为会看到一个巨大的枝桠纵横的树冠，可是我错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座浮在半空中的山峰，只是下面与建木相连。整座山像一个巨大的壶形，建木托在壶底，而壶顶一块平整的土地有数十里之阔，草木山峦应有尽有。再看那建木并非是支撑着浮山，更像是一根牵住浮山的缆绳。

风伯对众人道：“看，这才是蓬山，用建木牵住，否则真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去了。”飞舟速度慢了下来，离蓬山越来越近，山中的屋宇树木也清晰起来，山分九层，每一层都错落分布着一些房屋，但并不多，看来人丁不旺。

“原来这蓬山竟然是天上的一座浮山，真是匪夷所思。”龙旻忍不住插嘴，却被阿水白了一眼，显然是怪他多嘴。龙旻吐了下舌头，不敢做声，不知为什么，他竟然有些怕这个小姑娘。牧人点点头，继续讲道……

穿过云带后，离半空的蓬山越来越近，这才觉得蓬山其实巨大无比，隐约可以看到上面有建筑物和人影。最后，飞舟在一座黄金宫殿的阶下降落，阶下一大片空地，地面铺满金砖。有神官在迎接登蓬山的新人，神官分列四队，分别以红、青、黑、白色衣裳以区分风、雨、雷、电四部。刚一落地，就有一种头重脚轻、飘飘欲飞的感觉，众人都摇摇晃晃站不稳，我以为是乘飞舟后有些目眩，可是实际并非如此，而是身体变得轻飘。

但众人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心思都被眼前高耸的宫殿系住。我注意到宫殿分为三重，每上数百级台阶，都有一座宫殿，第三重金殿已然半隐在缭绕的云雾中，抬头望去感觉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众人一下飞舟便被分为四组，分别编入风、雨、雷、电四部，我与异人连同另外五人被编到雷部，由雷部神师带领到一个别院休息。领我们来的风伯姜无崖所属风部，自然回到风部去了。

我们在别院住了两天，由神师教授一些蓬山的礼仪规矩，几天后又搬到上林园中，要在这里住满一年，优秀的才有资格入金殿面见王母授个一官半职做名神官，不能做神官的将转到别处享福。而在上林这一年时间里不许到处走动，修身养性，事事都要听从神师安排。

我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成了蓬山的一个犹仙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自

己是在梦中。师傅耗尽一生的时间只想上蓬山，但临终还是没能渡过弱水。做了犹仙后我倒时常想念起师傅来。

上林园并不很大，确切地说只是个小园子，纵宽百余丈，四周有密植的修竹隔成数丈高的竹墙，完全与外面隔绝，也没有门户，神官出入乘坐小型的飞舟。园中住着二十八人，都是新登仙山未满一年的，有的比我们早一月，有的则早半年，暂且都叫做犹仙人。园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别有一番景致，虽然只能在园中活动，却也并不会觉得闷，赏花弄草，鼓瑟弄琴，怡然自得，每三天还有舞姬到园中为犹仙人歌舞。

不觉过了月余，神师只来过两次，问新人有何要求，有人问可否传授神通之术，神师说新登仙山，只能算是犹仙人，一年后方可授神通术。有人说园中生活无趣，可否放些猎物来，众人做些狩猎游戏。神师应允，次日便有神官放了些獐、狍、鹿、兔，这些犹仙大多是部落中的优秀猎手，此时便可大显身手，每日在园中射猎游戏，不亦乐乎。

我从小跟师傅在弱水之滨采药，不会开弓射猎，便远远地看热闹。异人也不与犹仙们一起，总是一个人立在亭子里，我有时便静静地在一旁与他做伴。我俩很少说话。

夜晚的蓬山格外地宁静，本以为在天上看星星会更大，可是与地上没有多大差别，在漆黑的夜空下闪闪烁烁，倒让我想起夜里弱水中的点点鬼火。师傅说每一颗鬼火都是一个被弱水淹死的灵魂，沉在水底上不了天，归不到自己的星位上。有一个晚上，突然觉得很无聊，甚至想念起弱水之滨自在的日子，便爬起来到园中，在满天的星星中寻找着自己的命星，这时异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身后，他也经常在夜里起来。

“为什么要来蓬山？”出乎意料，异人先开口与我说话。

“人人都想来，都说这是好地方！”我这样跟他说。

“这里的确不用担心饥荒，吃颗肉孜可以三个月不饿，也不用怕天冷没棉衣御寒，一件火浣衣便足以抵挡，可是你看他们不还是要靠狩猎游戏打发日子？只不过从前是为了活命，现在是为了取乐。”异人道。我不知道这个沉默的年轻人心里都在想什么，听他意思似乎并不喜欢这里。

“那你为什么要来？”我问他。

异人没有回答，却指着星空道：“看，那颗水星是我的命星。”

我一愣，把自己的命星告诉别人，就等于把性命交给了他，有一种叫“射星术”的秘术可以通过命星取人性命。“为什么要告诉我？”我问他。他却一笑，对我说：“你的命都是我救的，我还怕什么？”

我听他这样说也笑了，道：“那现在你的命也在我手上了。”异人没说话，但我能感到他笑了一下。我握住异人的手腕，扯着他走出亭子，指着北方星空道：“我的命星是那一颗……”无奈那颗狼星刚好被竹墙遮住。

异人看着我着急，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腰带，将身一躬一纵，我只觉双脚离地，等明白过来时已经站在亭子的飞檐之上了。没想到他挟着我这一跃竟有一丈多高。看我吃惊，异人也摇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从一下那飞舟开

始,我就感到身体轻了不少。”经他一点破,我也意识到,似乎这里的事物都要比地上的轻好多。

我们在檐脊上坐下来,我指给他狼星的位置,我们心里清楚,只有至亲的亲人或是过命的交情才会交换命星。

“想不到到竹墙外看看?”异人突然道。

“那不是坏了规矩,况且这里不是挺好吗?”我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也好,你先留下,我带着你恐怕也跳不过那么高。”这时我才明白,脚下的亭子离修竹墙不远,他是想借助亭子跃出数丈高的竹墙。

异人紧了紧衣服,向我一笑,微微将身一躬,猛地发力,像箭一样将自己弹射到空中,足足七八丈高,但离竹墙还差一丈多便摔了下来。还好摔得不重,异人拍拍身上的尘土草屑,兴奋道:“这里身体果然轻许多。”说罢又挺身而起,连试几次都仅差丈余,终是越不过竹墙。

我看他一次次摔下来,心中不忍,以手抵住他的后背,将一股“风行诀”导入他的身体内,催动他的水脉,道:“你再试试。”异人可能感受到了体内的微妙变化,诧异地看我,我微微点点头。“风行诀”是五行诀术之一,以气息催动水脉生发出惊人潜力,平时我攀山采药便使出风行诀。那日在弱水中遇险,使出的“金刚诀”与增加力气的“长春诀”都是五行诀术。那日的长春诀在他身上使得,那么风行诀也可以使得。

异人身形微躬,忽地绷直,拔地而起,整个身体箭一样射到半空,没入黑暗中,我没想到他这一跃竟然有数十丈之高,转眼异人的身影又由小变大,蓦地从夜空中回落至地面,砰的一声砸在草地上,草屑飞溅。原来没把握好方位,竟是直上直下地跳起,又实实在在地摔下来。身体变轻,摔这一下也不碍事,但也不轻。异人顾不得疼痛警惕道:“你会神通法术?”看他神色紧张,我忙跟他简单解释:“这是五行诀术,说起渊源应

该是蓬山的导引之术,人的肉体分布奇经八脉,脉络走向本是蓬山秘术,后来我师傅机缘巧合习得此术,又发现气息催动不同脉络可以产生奇异的能力,从中变通出五行诀术。前日我曾

用长春诀助你杀那钢犀。而刚刚用的是水脉风行诀。”

异人似懂非懂道:“那日斗钢犀突然力大无比,也是你帮我?”

我笑道:“只是这五行诀术你用起来似乎效力更强。”

异人道:“可能也是我体力本就比你强,而且我也不是使的蛮力,比如这纵跃用力就有窍门儿,力发于心,沉于腰,攒于膝足,瞬间爆发,才能跃得更远。不仅如此,这用刀用拳,一招一式都有法门,配合方位速度,把力道用到极致。”异人连说带比画,教我纵跃的要领,我暗运风行诀按法一试,只使二成力气,便飞身纵起数丈。没想到这两者相济交融,效力惊人。

五行脉络较为复杂,一时说不清楚,我运一口内息导入异人体内,按五行脉络运行数遍,异人用心记住脉络走向。他本就是个聪明绝顶之人,片刻便记住风行诀,暗自催动,携起我的手腕,纵身一跃。我只觉耳畔生风,十数丈高的修竹之墙在脚下一掠而过,身体落地时,又按异人传我的法门,跣足屈膝,落地时竟然悄无声息。

两人各有所得,兴奋不已,运风行诀轻而易举便跃过十数丈之高的修竹之墙,胸中狂跳不止,这是有违仙山规矩的。隐在暗处,趁着夜色,观察这墙外事物。可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竟然仍然在上林园内,房舍、亭台、小桥流水,一丝不错。只是刚刚我们观星的那个亭子却在另一端。

我与异人面面相觑,但定下神来仔细瞧时,发现一些细微差别,白天上林园为了射猎曾专门辟出一块空地做狩猎场,而这里却没有。过了一会儿,总算闹明白,这里只不过是上林园一模一样的另一个园子而已。

三

“啊!”龙曼忍不住叫了一声,又立刻捂住嘴巴,看了一眼阿水,阿水此时正用水汪汪的眼睛瞪他。

“龙兄弟可有话说?”牧人停下来问道。

龙曼见他问,这才道:“我是惊奇原来武术的渊

源竟然是蓬山仙人传给世人的。”

“武术？你是说搏击之术？”牧人换了另一种说法，然后道：“搏击之术原是人们狩猎时的一些技巧，但与五行诀术融会起来相得益彰，威力惊人，这五行诀术的确是源于蓬山仙人的导引之术，这些东西要比人更了解人的五脏四体。”

“这些东西？难道不是仙人吗？”龙旻诧异，牧人竟然管仙人叫这些东西。牧人意味深长地看了龙旻一眼，并没有直接回答龙旻的问题，继续讲述起来……

我与异人无意间发现另一个与上林园一模一样的园子，仅与我们有一墙之隔，想必其中也住的是犹仙人。不明就里，只好又原路跃回自己的园子睡觉。

接下来日子过得悠然，无拘无束，神师隔几日驾飞舟来看一眼，犹仙人沉醉于怡然的日子，也再无心问什么时候传授神通，什么时候觐见王母，倒是更关心有什么新鲜的游戏。神师有求必应，尽力满足众犹仙人的要求。

我与异人不喜欢与众犹仙人一起游戏，又闲来无事，便索性将五行诀术尽数传与异人，没多久他便可以同时催动土脉与水脉，五行相生也相克，奥妙无穷，比如金克木，金脉与木脉就很难同时运行，可是金又生水，水可生木，金脉动可助水脉之力，水脉又可增木脉威力，所以如果能五行齐发，相生相济，往复循环，其力无穷。异人白日在上林园用功，到晚间便施展风行诀到园外转悠。这是有违仙规的事。那时我就后悔教他五行诀，哪一天闯出祸端岂不是害他？

不知不觉已过三月，上林园中有七人一年期限已满，将要出园觐见王母受职。几人扼腕惜别，其中有个叫阿七的犹仙，还有些不舍上林园中的日子，阿七初登蓬山时面黄肌瘦，是被神使从半路拾回来的，上林园中一年多来衣食无忧，竟发得满面红光，此时着实舍不得走，后来神师好生劝慰，说见过王母还有美差等他，这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跟神师登上飞舟，惜别居住一年的上林园。众犹仙笑阿七没见识。

照例，送走七个犹仙人，又添了七个进来，一送一迎给上林园添了许多内容。晚上，犹仙们闹罢，都各自歇息去了，异人悄悄把我叫起，说有热闹看。

我二人运起风行诀，十数丈的修竹之墙自是不在话下，异人轻车熟路，他来来去去不止一次了。几番起落，越过数道竹墙，发现每隔一道竹墙都有一个与上林园一般无二的园子，屋舍亭台，毫无二致。我正奇怪，忽觉眼前一亮，一座黄金宫殿展现在眼前。我认出这是三重金殿的背后，和初登蓬山那日在殿前所看到的完全不同。后殿并无台阶，从下望去犹如百丈高楼，每重殿高三十六丈，最顶一重隐在云雾里，借着辉煌的灯火，隐隐约约看不清晰。异人做个噤声的动作，向上指指，然后纵身一跃，拔地而起，跃上第一重平台。我也暗运风行诀依样纵起，感觉如腾云一般轻飘飘跃上平台，紧跟着依样跃到第二重、第三重。

跃上金顶后檐，异人伏在黄金琉璃瓦垄间，我也跟着伏下来，顺着窗棂刚好可以瞧见殿内的情形。殿内灯火通明，中央跪着七个人，从背影可以认出正是白天离开上林园觐见王母的阿七等人，在这里等候王母的召见。原来异人让我来看这个热闹，看来他来过不止一回。

殿堂很大，殿中再没有别人了，四周的事物瞧不清楚，但静得吓人。我又换了个角度，这次可以看到神台上有一尊高大的黄金塑像，细看时把我吓了一跳，那是一尊巨蛇，巨大的蛇身蜿蜒盘踞在黄金台上，怪异的是蛇颈处生着九颗神态各异的人头，头颅硕大，面目丑陋。怎么王母殿中供奉着这么怪异的一尊金像？

异人神色紧张，像是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金殿云雾弥漫，冷冷清清，众神官都退在阶下，垂手侍



立。突然静静的大殿中传出一阵奇怪的声音，像是许多人同时捏着嗓子在嬉笑。异人捅了我一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向塑像的后面。那里藏着一个暗门，一条巨蛇正蜿蜒而出，足有水桶粗细，金色的鳞甲闪闪发光，而蛇颈部却长着九颗人头，和神座上的金像一模一样，只是更丑陋诡异，獠牙横生，涎水滴答。那怪异的笑声正是九颗人首同时发出来的，贪婪地看着殿中跪着的七个人。

蛇身人首怪将头伸到跪着的七人面前，七个人并不惊骇，恭恭敬敬拜道：“参见王母圣君！”那怪九张嘴巴同时发出喋喋怪笑，很是满意。同时将一张狰狞的脸贴近阿七，蓦地其中一颗人头实在禁不住诱惑，一口咬住阿七，咔嚓一声，阿七的半个头被生生咬下去，红白流了一地。与此同时，另外几个头颅将另外几人咬翻在地。一时间宁静的金殿上血肉横飞，蛇怪贪婪地将死者的脑浆舔食后，又将身体其他部分撕碎生吞，转瞬间将七个人吃光。七个人始终都没有反抗和挣扎一下，目光迷茫，浑然不觉。殿中到处是血，弥散着血腥之气，蛇怪显得很满意，有两颗头因争抢，此时还在撕咬不休。

这时殿门轰隆隆开启，又有神官领着七个犹仙人打扮的人进来，为首的神官背影有些眼熟，仔细看时却是领我们上山的风伯姜无崖。姜无崖对满地血迹视而不见，身后的七人也目光呆滞、如醉如痴。姜无崖躬身参见那条蛇怪，口称“王母”。蛇怪看也不看姜无崖，九张口哇啦哇啦不知说着什么，似乎大有不满。姜无崖吓得面色惨白，惶惶退下，留下七个犹仙人。蛇怪嘶叫一声，从暗门中又窜出几条略小的蛇怪，将七人扑倒，小蛇怪身体绞在

一起，撕抢得血肉横飞，霎时间将七个人又吃得干干净净。

吃罢，大小蛇从暗门退回，有神官过来打扫血迹，殿中又恢复如初。异人碰我一下，我如梦方醒，却仍不相信看到的这一切，但那股刺鼻的血腥气味让我清醒过来。异人轻轻拉我一把，示意此地不宜久留。就在转身的一刹那，我被眼前的景物惊呆了。我一直伏在殿后的瓦垄间，此时回身，居高临下，虽是夜晚，但借着月色与辉煌的灯火，仍能将殿后的景物尽收眼底。殿后是一片广袤的密林，一望无际，林间灯火闪烁，修竹之墙整整齐齐划分出若干个格子，其中一个便是我们的上林园。这样格局相同的园子密密麻麻，一望无际，而每个园子里都会有二十八个等待觐见王母授官的犹仙人，难道一年后等待犹仙的就是这样一个结局吗？

异人扯我一下，我再无暇多看，随异人飘身跃下金殿。一路上我木然地紧随异人身后，在道道修竹之墙间纵跃。每越过一道修竹墙都可看到一模一样的“上林园”，园中灯火辉煌，有的犹仙并不曾睡，或是在鼓箫弄箏，或是在赏月吟风，一派清平气象。我却心似油烹，被圈养在小小园中衣食无忧的犹仙人，以为享尽人间的极乐，却不知道自已已经是怪物的食料。

四

“师傅，不要讲怪物了，我要听姮娥的事。”阿水突然道。牧人被阿水打断，龙旻本想再多问些蛇怪之事，却见阿水正瞪着他，赶紧把到嗓子眼儿的疑问又吞回肚子里。

牧人用火钳捅了捅炉火，烧得通红的木柴噼啪爆出几个火花，腾起小小的火苗来。牧人持着火钳，专注地看着炉火，喃喃道：“姮娥，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龙旻和阿水都不做声，良久，牧人继续讲下去……

我见到姮娥也是在蓬山，她是蓬山上雨部神官，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姮娥曾是羿王的妻子，后来才上的蓬山。

那夜我与异人看到犹仙人被蛇怪吞噬后，异人

回来就回房睡下，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像是没有发生过一样。而我一直等着他能对我说点什么，整个晚上我都无法入睡，六神无主，血腥的场面一直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

第二天一早，有神官送进新鲜瓜果，那天正是舞姬歌舞的日子，神官领来了一队舞姬，为首的就是姮娥。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姮娥从飞舟走下来的情形，她那天穿了一袭桃色衣裳，衣袂飘飘，走在众舞姬的前面，皮肤光洁如月光下的凝脂，令人不敢直视。众犹仙与我一样，被姮娥的美貌震惊。那日犹仙歌舞游戏，甚是开怀，但我的心境却大不同。

一整天，我都希望异人能与我说些什么，可是异人却独自坐在角落里。到了晚上，神官送来丰盛的酒菜，犹仙人对此衣食无忧不劳而获的日子已然心安理得，我却无心下咽。饭后，夜幕降临，众犹仙人陆续睡去，忽见修竹墙上人影一闪，虽只一瞬，但我也认出那人是异人。不知他又溜出去做什么，我未加思索也跟了上去，蓬山藏着太多秘密，我不能坐以待毙。

异人身体本来就矫健，又融会了风行诀，纵跃在修竹之巅犹如御风而行，更像一只无声滑行的飞鸟，我使了全力才勉强跟上。跟着异人离开了圈养犹仙人的上林园区后，异人来到金殿背后，沿着一条小路往远离金殿的方向飞奔下去。在蓬山之上辨不清东西南北，而星空的方位也是不断变化，估计这悬在天空的蓬山是不断地转动的。此时我无暇多想，跟随着异人，想看他到底要去哪里。异人丝毫没有察觉，一路飞奔下去，穿过一片乱石丛后，眼前现出另一个亭台楼阁。这里灯火通明，借着灯火之光可以看到空中有飞舟往来不歇，看样子这是神官的居所。

异人远远地停下来，伏在一块巨石上。这时借着月光我看到巨石背后又转出一个人来，衣袂飘飘，显然是个女子。当我看清那女子正是白日领舞的舞姬时，心中万分地诧异，不知异人跟这神官在此私会却是为何，而这异人到底是什么人。

我心中好奇，胡思乱想着，本来我是隐身在一片石头的阴影里，却没注意随着蓬山转动，我隐身的一面不知不觉间转到月光底下，这样一

来，我就被看得一清二楚，而我自己却毫无察觉。姮娥与异人说话之时，偶一抬眼，正瞧见月光下的我，而我这时也看到了姮娥，那一刻我仿佛沉进她的眼睛中去了，我再没有见过那么纯净的眸子，我竟然忘记了逃走。就在这一迟疑的瞬间，异人已两三步赶过来，正要动手时发现是我，愣了一下，忙将我扯到隐蔽之处。

“这是谁？”姮娥压低声音问异人。异人低声说了句什么，姮娥点点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自己狼狈至极，而心中惊惧交集，正不知如何是好，便顺口问道：“那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疑问已经在我心里憋了一天了，所以张口便问了出来。

异人当然知道我指的是蛇怪，却并不做声，也许他也不知如何回答，便用眼睛看姮娥。

姮娥走近我，我闻到从她身上有淡淡的幽香袭过来，我不敢看她的脸，心里怦怦直跳，只听姮娥问：“你听说过相柳吗？”我摇摇头，姮娥停了一下，接着道：“相柳之害，神州部落都知道，你没听说过？”我再摇头：“我是师傅抬回来的，从小在弱水之滨，除了采药外，听得最多的就是蓬山如何如何。”

姮娥点点头道：“这就难怪了，相柳是魁部第一任风伯，学识渊博，无所不知，但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后来魁部人口渐少，终于有人发现相柳的真实面目是一条人首蛇身的怪物，食取活人。魁部便向羿王求助，羿王率人将其射杀，相柳身躯长达百丈，蛇身一卷能绞杀数百人，被相柳吃掉的人数以千计。”

我对神州大地的事一无所知，听得入神，姮娥又道：“人们只知道相柳冒充风伯，却不知道这种蛇怪原本是蓬山出身。”

我诧异道：“难道蓬山仙人就允许这种害人的怪物存在？”

姮娥叹口气，道：“世人只知蓬山有仙人，却不知道蓬山的主人却是蛇怪，而众神官都是蛇怪的仆从。”

我听到此，猛然想起昨晚正是姜无崖领犹仙人进的金殿，不禁心中打颤，难道神官骗世人上蓬山是为蛇怪进献食物？

姮娥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道：“不错，世人都被骗了，到蓬山的人都被蛇怪吃了，只有少数人被选作神官，蛇怪会传授神官一些神通和不死之术，但条

件是为其觅食，而食物正是活人。”

我还想多问，姮娥止住我，转身对异人道：“这里不是讲话之所，我交代之事你且记住了吗？”异人点头，道：“要不，带上这位兄弟吧！”姮娥看着我，点头应允，然后将一个包裹交到异人手里。异人告辞，姮娥却又叫住他道：“羿王可好？”异人答道：“羿王猎了铁犀，又请到了缴父来帮忙，一切都顺利，只是每晚都对月亮饮酒。”

姮娥没有说话，挥一挥手让我们快走，月光下她的身影黯然神伤。

回到上林园中，众犹仙人睡得正酣，异人将姮娥交给他的包裹打开，里面是一块油黑发亮的石头，足有人头那么大，初上蓬山时我在飞舟的舱里曾见过这种石头，只是那个要比这个大上几倍。异人轻轻捧起石头，与胸平齐，突然移开双手，黑石竟然悬在空中并不落下去。

“这是什么？”我问异人。

“蓬山飞石，当初羿王也曾到蓬山上求仙，发现真相后，便抱了这样一块黑石从蓬山天崖跳下，逃得一命。渡弱水时黑石遗失在弱水之中，此次我要将此石带回，以图大计。”

我不知异人所说的“大计”是指什么，但隐约感到与蛇怪有关，便道：“蛇怪有蓬山仙人相助，凭凡夫之力怎么可能与仙人相斗？”

“你却错了，神官不足为虑，倒是蛇怪来历不清，被神官奉为人祖，或许是太古前的神怪，神官法术神通也均学于蛇怪，可恨神官原本是人，却反过来助蛇怪害人。羿王曾帮魁部落射杀过蛇怪，知其弱点，后来蛇怪也畏刀斧才退回蓬山，不敢再在神州大地为害。只要能攻上蓬山，便可一举铲除蛇怪。”异人道。

“可是蓬山有弱水相阻，又在半空，如何能登上蓬山。”

异人一笑，成竹在胸，道：“羿王早有谋划。”我越发地迷惑。

异人将飞石藏在园中的亭子底下，拍一拍手，道：“若非你传我风行诀，我也不能顺利拿到飞石，明天我要离开蓬山，你若愿意，与我同走。”我当然愿意离开这虎狼之窝，点头同意。

五

第二天白天，众犹仙照常吃喝游戏，丝毫不觉早成刀俎鱼肉，而蛇怪是想让人享尽一年的欢乐，待将人养得肥腴之后才吃掉。

当夜无风，一轮圆月挂在中天，给整个蓬山镀上一层银霰似的光辉。我与异人悄悄收拾妥当，异人将飞石从亭子底下挖出来，包好背在背后。异人引路，我紧随其后，穿越一重重圈养犹仙人的“上林园”，朝金殿相反的方向奔下来。约一顿饭的时间，前面出现一片密林，这是上林的边缘。此时林边已有条较小的飞舟等在那里，细看时，飞舟上面早有两人，一个是姮娥，而另一个却是与我们同登蓬山的疤脸汉子，原来他和异人都是羿王属下。

我与异人登上飞舟，姮娥操控一对扇桨，犹如一对翅膀一样开动飞舟。此时我心如鹿撞，上蓬山时从没想过要离开蓬山，不曾想这是魔窟，被“饲养”的那些犹仙怕是再无返还之日了，一年后便糊里糊涂地变成了蛇怪的口粮。世人还以为他们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到死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正胡乱想着，听身后一片大乱，几只飞舟飞速驶来。

姮娥努力扇桨，可这是条小舟，载着四人，原本就有些吃力，只在树林上飘飘荡荡。眼看后面神官的飞舟逼近，异人与疤哥交换一个眼色，纵身跃出舟舷，隐设在下面的密林里，我见状也紧随其后。异人悄声道：“不能连累姮娥，我们暂且在林中避上一时再走。”

然而话还未落，便从飞舟上飞下一个火球，正落在我们身边，将密林照亮，我们三个尽都在飞舟视野之中。霎时空一阵骚扰，更多的飞舟聚拢过来。